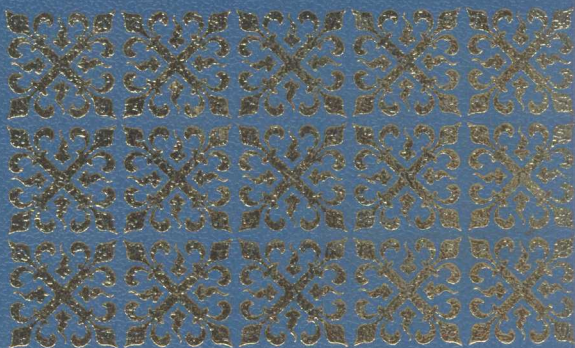


清議報



Z62
78
:1

中國近代期刊彙刊

清 議 報

—
(二十一—二十七冊)
—

中
華
書
局

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

十一月十一日

清議報

第一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一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清議報叙例

本館論說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任公

論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任公

支那近事

戊戌政變記

任公

第四篇 政變前記

第壹章 政變之總原因

第貳章 政變之分原因

寄書

與支那有志諸君子書

東亞同文
會員某君

外國近事及外議

西報譯篇

東報譯篇

譯印政治小說序

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卷一

詩文辭隨錄

戊戌八月國變紀事四首

文信國日月星辰硯歌并叙

與黃老賢四首

本報所刊支那哲學新論今因限於篇幅下期方錄

幅下期方錄

朗秋

浪浪一夫

任公

東海散士

更生

譚嗣同

譚嗣同

橫濱清議報叙例

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雖然天下之理非剝則不復非激則不遷

有德轉逝古

餘年間世界社會日進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勢抑之愈甚者變之愈驟遏之愈久者決之愈奇故際列國改革之始未嘗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慘酷吾嘗縱觀合衆國獨立以後之歷史凡所謂十九世紀之雄國若英若法若奧若德若意若日本當其新舊相角官民相爭之際無不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後起赴湯蹈火者項背相望國勢岌岌危於累卵不絕如綫始則陰雲妖霧慘黯蔽野繼則疾風暴雨迅雷掣電旋出旋沒相搏相擊其終乃天日忽開赫曦在空和風甘雨扇鬯羣類世之淺見者徒豔羨其後此文物之增進民人之自由國勢之淳興而不知其前此拋幾多血淚擲幾多頭顱以易之也我支那數千年來義俠之風久絕國家祇有易姓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為犧牲者是以民氣嗒然不昌國勢爾焉不振日漸月削以至於今日而否塞極矣善夫烈士譚君嗣同之言也曰世界萬國之變法無不經流血而後成中國自古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嗚呼吾聞譚君之言始焉而哀終焉而喜蓋我

支那數十年以來正如嚴冬寒冽水澤腹堅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謂一聲春雷破蟄啓戶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後起以扶國家之危于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俄英德法日本奧意乎哉乃者三年以前維新諸君子創設時務報於上海大聲疾呼哀哀長鳴實爲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茲政變下封禁報館之令揆其事實殆與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歐洲各國之情形大畧相類嗚呼此正我國民竭忠盡慮扶持國體之時也是以聯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爲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種人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贊之今將本報宗旨規例列左

宗旨

-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規 例

一 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

一 支那人論說

二 日本及泰西人論說

三 支那近事

四 萬國近事

五 支那哲學

六 政治小說

二 本報每月發刊三次以陰曆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發行每次於發行前五日定稿

三 報中所登支那人論說係由本館自聘之主筆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論說則由寄稿或譯稿采登各國志士如有關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請於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當

照錄

續變法通議

任公

陳炯明

余於丙申之秋。始爲變法通議。登於時務報。冀我后我大夫。或賜采擇。則芻蕘一得。未必無流壤之助。雖然。舉世墨墨。外患逐逐。全局岌岌。當余之言之。豈敢望其遽見施行哉。乃未及兩載。而學校科舉之議。已一一著諸功令。且並有草莽臣所未敢言。而聖天子已毅然而行之者。嗚呼。是豈丙申夏秋間所及料也。諺曰。鷄鳴而天曉。鳴之時未必即曉之時也。然聞之者知其去曉不遠矣。方今朝局一變。頑餒復熾。其艱難視丙申間殆十倍焉。雖然。嚶嚶之聲。徧滿寰區。杲杲之影。已浴桑海。忽焉一旦赤輪吐於地平。光明照於大地。亦意中事也。用更綴述所懷。續成前作。明夷待訪。期以歲年。光緒戊戌十月任公自記。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變法通議外篇一
續時務報五十冊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

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況劃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

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所陵削。日侵月蝕。日漸月減。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其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漸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其。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

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

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漸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獯種貉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平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

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胡北魏遼金元以來。游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吞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剌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

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荅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決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決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强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強國間也。況如今之滿人者。强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肢削漸滅之禍。其可得乎。

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間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甯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

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

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米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噬臍無及。固無論矣。即不然。守今日頑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于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輸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開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之上。即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

醫渴而飲鴆者也。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既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

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況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弑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于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

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

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旣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大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戊戌政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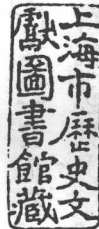
政變記凡八篇卷帙太繁
今先將第四篇登于報中

第四篇 政變前記

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

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與 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后之事。既詳前篇。今更紀頑固黨之事如下。數年前。英國駐北京公使某。常語醇親王云。貴國之兵太不足恃。方今外患日迫。何以禦之。盍早圖矣。醇親王曰。吾國之兵將以防家賊而已。非以禦外侮也。英公使喟然而去。大學士軍機大臣剛毅常語人曰。改革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也。吾有產業。吾甯贈之於朋友。而必不使奴隸分其潤也。此二語京師之人所共聞也。吾今有一言告於讀此書者。若不能知滿洲全部守舊黨人之心事若何。則醇王與剛毅之二語其代表也。

去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湖廣總督張之洞不許。曰中國十八省。惟湖南無外國人之足跡。今一行小輪船。則外人將接踵而至矣。陳詰張曰。我雖



任公